

鲁迅史料考证

朱正 陈漱渝等著

回望鲁迅
孙郁 黄乔生 主编

回望鲁迅

鲁迅史料考证

朱正 陈漱渝等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迅史料考证/朱正等著.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7

(回望鲁迅丛书/孙郁, 黄乔生主编)

ISBN 7-5434-3999-9

I. 鲁… II. 朱… III. 鲁迅 (1881~1936)-生平
事迹-研究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6740 号

回望鲁迅 鲁迅史料考证

朱正 陈漱渝等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8 印张 269 千字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1—2000 定价: 23.40 元

ISBN 7-5434-3999-9/K · 125

总 序

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没有谁像鲁迅这样给后世造成这样大的影响,留下这么多的话题。他的著作,至今拥有广大的读者。

然而鲁迅又是一个难以描述的存在,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得后人在接近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表述的尴尬。

在鲁迅生前和身后,由他引发的文化论战和思想交锋,从未停止,一直延续到今天。在鲁迅的遗产中,不仅有对文明社会的渴望,也有对现代社会变态的质疑;不仅有对传统的反省和抵抗,也有对新文化运动中不谐和性的抨击。鲁迅表达了反抗奴役、走向自我解放的文化命题。他将一个贫穷、落后、灾难深重的社会中人的不屈不挠的生命之迹深刻地昭示给世人。他的丰富的思想映现着灵魂的纯净和高贵。鲁迅思想不但在中国,在亚洲,而且在全世界都有其巨大的价值。

鲁迅深刻而又长远地启示着民族的自省,而且不断地被看成精神超越的资源,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动荡和变迁,鲁迅在其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如今,他一方面被当成一个经典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也成为当代思想者队伍中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存在,而且是一个榜样,一个导师。无论在学院派那里还是在民间,都有鲁迅意识的生长点。

聆听鲁迅同时代人以及后人与鲁迅灵魂的对话,我们也许会隐约地感受到一些沉重。鲁迅在被接受中的扭曲和变形,是一个值得探讨

1997/12

的问题。我们在各种回忆录、传记、论文中,看到鲁迅的面貌的多样化。实际上,不必讳言,在鲁迅的同时代人中,可以与其在同一个层面上进行交流者,十分有限。更不要说后来者。这一点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鲁迅不断地吸引着后世的人们。鲁迅的思想具有开放性、不可复制性和常新性,其中包含着对人类一些恒定的主题的探索:存在与虚无、有限与无限、奴役与叛逆,……。有人崇拜他,有人谩骂他,有人诋毁他,有人利用他,各种人以各自的立场来解读他。虽然并不是每种人都得到了他的思想的真谛,但自鲁迅逝世到今天,对鲁迅的评价和研究的轰轰烈烈和众说纷纭,也足以说明了鲁迅的确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不能回避的存在。鲁迅用他的如椽巨笔,揭示了现代社会一系列隐痛:非人道、奴性、罪恶、苦难、背叛,……,他使人看到了存在的无理性。人日甚一日地消失在“我”的迷津里,不仅成为自己创造出来的文化和物质的仆役,而且也成为外在于己身的社会结构的囚徒。鲁迅思想的闪光点之一就是揭示了传统社会和现时代的“吃人”本质。鲁迅在当今世界中不仅没有隐没,相反,却日益清晰地凸现出不朽的价值。我们时时会感到鲁迅思想的现实意义。

因此,鲁迅的文本不仅是一种历史,更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中国人将近一个世纪的对鲁迅文本的解读,也成为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称之为“鲁迅世界”或“鲁迅传统”。在这个世界中,记录着百年中国的深刻的精神潜流。这个传统已经并且将会继续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将差不多一个世纪里东西方文化人士描述和研究鲁迅的文字有选择地汇编在一套丛书里,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鲁迅在文化史上的巨大意义。我们借此走进一段风云变幻的历史。

对鲁迅的批评研究,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具有标本的性质。

这套《回望鲁迅丛书》汇集了国内外有关鲁迅的回忆录和研究文字,是迄今为止关于鲁迅研究的一次较为全面和规模较大的文献汇编。鲁迅学早已成为一门显学。而且这门学问将继续“显”下去。

首先说回忆文字。可以这样说,人们对鲁迅作品和思想的研究将会长久地持续下去,但对鲁迅生平事迹的回忆,基本上已经写得差不多了。与鲁迅同时代的人,或笼统地说,与鲁迅有过交往的人,该写回忆

文章的都已写过,甚至有的人写了多篇。回忆文字已不可能出新出奇,除非无中生有地编造。对历来的回忆文字做一个较为全面的总结,很必要而且条件已经成熟。当然,因为回忆文字卷帙浩繁,把每篇每部都收进这套丛书,是不可能的。而且,从回忆录的内容来看,也应该加以选择。因为不少篇章有重复,往往是许多个作者回忆同一个事件,其间大同小异;加之回忆者因为年代久远,或记忆能力弱化,有的回忆录与当时实情不相符合,或者与其他回忆录相矛盾;特别因为鲁迅逝世后几十年间,中国的政治形势常有大的变化,回忆者在历次运动斗争中,对鲁迅的回忆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有时竟或有自相矛盾之处。这看起来是颇为滑稽的,但也是二十世纪的中国的历史和特殊国情使然,我们只好在阅读这些文字时加以认真鉴别。在选编过程中,编者努力将这些不谐和之处删除掉,但因为要保持每篇文字的基本完整,也不可能做得彻底。至于因为每个回忆者立场和视角不同,所描绘出来的鲁迅形象有差异,对鲁迅的评论甚或大相径庭,那也是正常的,不必也不能强求他们统一。

回忆鲁迅的文字,有多种以专著的形式出版。对写过专著特别是多种专著的作者,我们一般为其编了专集。例如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就出版过《欣慰的纪念》、《关于鲁迅的生活》、《鲁迅回忆录》等专著或文集。我们从中选出若干篇,编成一本《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其特点是偏重讲述鲁迅的日常生活,而尽量少选她对鲁迅的作品和思想进行评价的文字。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和周建人,都有回忆专著出版,周作人的是《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和《鲁迅的青年时代》,周建人著有《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和《回忆鲁迅》,后者写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以他的名义出版,实则由别人代笔,所写的鲁迅是一个歪曲了的形象。我们将两兄弟的回忆文字集合起来,编为两本,一本主要选了两个弟弟回忆长兄青少年时代生活的篇什,另一本是以《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为主的对鲁迅作品和思想的来源和发展进行解说的文字。鲁迅的老友许寿裳,写过《亡友鲁迅印象记》和《我所认识的鲁迅》,向来得得到鲁迅研究界的好评,也编为一卷。与晚年鲁迅接触得较多的冯雪峰,除专著外,还有大量散篇文章,也收集起来,编为一卷。那些只写有一本专著的作者,我们将这些专著汇集成卷,例如将王志之的《鲁迅印

象记》，孙伏园的《鲁迅先生二三事》、许钦文的《鲁迅日记中的我》和荆有麟的《鲁迅回忆断片》编为一卷，这些人都是鲁迅在北京时期接触比较多的学生。鲁迅晚年，周围聚集了一些文艺界人士，如胡风、萧军、聂绀弩、黄源、周文、唐弢等等，他们中有些人，在鲁迅逝世后的文坛斗争中，命运十分悲惨，将他们的回忆和评论文字汇编在一起，称之为“弟子忆鲁迅”，是较为恰当也是很有意义的。

回忆文字的很大部分是散篇文章，我们将其编为两卷，一卷重点收录文艺界人士回忆鲁迅的文字，另一卷收录其他各界人士的文字。散篇文章很多，限于篇幅，丛书中不可能每篇都收，但大致上将比较重要的篇目都包括在这两卷中了。当然，由于寻找资料的艰难和编者水平的限制，一定有遗珠之憾。这是要请回忆录作者和广大读者鉴谅的。希望今后有机会弥补缺憾。

鲁迅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位很称职的编辑。他不但写书，而且还办杂志、出书。他一生中与他有过交往的编辑有好多位都写了回忆文字，记述他在编辑方面的言行和业绩，有可读性，也有参考价值，对今天的编辑工作颇具指导意义。因此，将这些文字汇集起来，成《编辑生涯忆鲁迅》一卷。

以文字类别汇集成卷的还有《无限沧桑怀遗简》。鲁迅一生来往书信甚多，许多书信后面都有值得记录的事件。鲁迅逝世后，一些与他通过信的人，就通信过程和内容做了说明，这些文字提供不少背景资料，对研究鲁迅生平和思想不无帮助。

此外，与鲁迅有过交往的女性特别是女作家，在回忆文字中对鲁迅的描绘和评论，笔触往往比较细腻，观察也自有其独到之处。因此，将她们的文章和小册子汇集成一卷，也是很有意思的。

海外人士回忆鲁迅的文字编为一卷，其中以日本作者居多。这类回忆文字也不可能再有新的出现，只是因为我们只能编入已经有中译文的篇什，一定也有遗漏。期望翻译家们勉力多译，使海外人士回忆鲁迅的文字成为全璧。

鲁迅逝世已经六十多年，在鲁迅生前，从他发表小说开始，针对他的评论文字就已经出现。对鲁迅的评价，历来有不同意见，甚至有截然相反的意见。这类文章和论著相当多，我们进行了分类挑选，大致分为

一般评论和研究论著两种。两种的分别有时并不是很明显的。关于前者,按类编辑成两卷,一卷是对鲁迅的攻击性文字。鲁迅一生屡遭围攻,连他自己生前都想将各种围攻他的文字编为一集,而且已经定了名目叫《围剿集》,可惜因为早逝没有实现这个愿望。本丛书里这一卷也就用这个书名。另一卷比较起来是对鲁迅的正面评价,大多是共产党人纪念和论述鲁迅的文字,其中有多篇是领袖人物对鲁迅的称赞。这样的编法,使两条线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可以使读者从正反两个方面的评价中更深入地了解鲁迅。

对鲁迅生平史料的考证和研究是鲁迅研究这门学问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部分。即如收在本丛书里的这些回忆鲁迅的文字,我们就不能说都绝对准确无误。研究史料的学者发挥了考证的专长,对回忆录中的种种错误说法加以辨证,虽然有的是很小的问题,但表现了做学问的认真态度。这类文字汇集起来,编为一卷。

研究鲁迅的论著可以说汗牛充栋,选择为难。征得原著者同意,我们编发了国内外研究者的几种专著。此外,编了几卷论文集。

我们多年来喜爱读鲁迅的著作,也都写过一些学习心得。虽然学识浅薄,学术水平有限,但对鲁迅研究这门学问的感情却是相当深的。河北教育出版社王亚民等同志对这门学问十分关注,愿意出版有关的论著,毅然将这套丛书列入出版计划,并把这项工作委托了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大工程,我们一开始惶恐不已,生怕做得不好,愧对鲁迅,愧对师友,愧对作者和读者,但最终,对这门学问的感情使我们鼓起了勇气,终于勉力将这套丛书编出来。

我们进行了这样的分工:《挚友的怀念——许寿裳忆鲁迅》由马会芹编辑,《吃人与礼教——论鲁迅(一)》由张梦阳、孙郁编辑,回忆录的大部分由黄乔生编辑,其余由孙郁负责编辑。

在编辑过程中,得到许多朋友的热诚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我们知道,由于水平的限制,这套丛书一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盼望各方面人士批评指正。

孙 郁 黄乔生

1999年6月9日

策 划: 吴 伟 盛 季
责任编辑: 刘 辉 徐占博
特约编辑: 李良元
装帧设计: 张志伟

回望鲁迅

孙郁 黄乔生 主编

散文部分

- 无限沧桑怀遗简 孙伏园等著
永在的温情 钟敬文 林语堂等著
——文化名人忆鲁迅
年少沧桑 周作人 周建人 著
——兄弟忆鲁迅（一）
书里人生 周作人 周建人 著
——兄弟忆鲁迅（二）
高山仰止 柳亚子等著
——社会名流忆鲁迅
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萧红 俞芳等著
——女性笔下的鲁迅
十年携手共艰危 许广平 著
——许广平忆鲁迅
编辑生涯忆鲁迅 赵家璧等著
海外回响 史沫特莱等著
——国际友人忆鲁迅
鲁迅先生二三事 孙伏园 许钦文等著
——前期弟子忆鲁迅
如果现在他还活着 胡风 萧军等著
——后期弟子忆鲁迅
冯雪峰忆鲁迅 冯雪峰 著
挚友的怀念 许寿裳 著 马会芹 编
——许寿裳忆鲁迅

论文专著部分

- 吃人与礼教 李长之 艾芜等著 孙郁 张梦阳 编
——论鲁迅（一）
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 汪晖 钱理群等著
——论鲁迅（二）
鲁迅史料考证 朱正 陈漱渝等著
围剿集 梁实秋等著
红色光环下的鲁迅 瞿秋白等著
鲁迅与日本人 伊藤虎丸 著 李冬木 译
——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
心灵的探寻 钱理群 著
铁屋中的呐喊 李欧梵 著 尹慧琅 译
反抗绝望 汪晖 著
——鲁迅及其文学世界

回望鲁迅
孙郁 黄乔生 主编



目 录

1	鲁迅曾入光复会之考证	林 辰
10	鲁迅与章太炎及其同门诸子	林 辰
20	鲁迅北京避难考	林 辰
26	鲁迅与文艺会社	林 辰
47	鲁迅与狂飙社	林 辰
59	鲁迅演讲系年	林 辰
72	关于鲁迅和李立三的会见	朱 正
79	鲁迅一九三二年的北平之行是为了什么	朱 正
93	看来是个虚构的故事	朱 正
104	关于“北平五讲”	朱 正
124	关于《文学杂志》的几件事	朱 正
134	《五讲三嘘集》为什么没有出版	朱 正
143	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	陈漱渝
151	鲁迅与“三一八”惨案	陈漱渝
161	鲁迅与章士钊的一场诉讼	陈漱渝
169	鲁迅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陈漱渝
182	再谈《天义报》上署名“独应”的文章	陈漱渝

195	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前后	陈漱渝
209	“木瓜之役”考	王景山
238	鲁迅与北新书局的版税纠葛	蒙树宏
249	《呐喊》《彷徨》琐记	包子衍
264	《故事新编》琐记	包子衍
270	《朝花夕拾》琐记	包子衍
277	编选后记	孙 郁

鲁迅曾入光复会之考证

林 辰

清的末年，社会上大抵恶革命党如蛇蝎，南京政府一成立，漂亮的士绅和商人看见似乎革命党的人，便亲密的说道：“我们本来都是‘草字头’，一路的呵。”

这是《华盖集·补白》篇中的一段。就由于有这类冒牌的投机取巧之徒，使得本不会向人自炫的真的“草字头”，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更加讳言自己的革命经历，像这段文字的写作者鲁迅先生，便是这种人中的一个。

当鲁迅留学日本时，正是辛亥革命的前夕。在那如火如荼的东京留学界的革命活动里，鲁迅也实际地参加了政治组织，成为光复会的一员。光复会成立于一九〇四年冬，是清末一部分进步的知识分子和会党分子所组织，主要的领导者为章太炎、蔡元培和陶成章。它的会员，以浙江人为最多，鲁迅亦为浙东人的参加者。但他后来，无论在文字上，在口头上，都从未提及此事，故世间知道的人极少。直到他逝世以后，一九三七年，许寿裳先生在《鲁迅年谱》里，才把这件湮没了将近三十年的事，郑重地提了出来：

民国前四年（清光绪三十四年，戊申，一九〇八年）二十八岁。

是年从章太炎先生炳麟学，为光复会会员，并与二弟作人译《域外小说集》。

由这,我们才知道了鲁迅生活史上的这一件大事,更清晰地寻出了鲁迅后来所沿以发展的思想行为的早年的线索。这在我们对于这位伟大作家的认识和研究上,实在是极其重要的事情。

然而,却有人提出了相反的意见。值得注意的是:这人又正是鲁迅的二弟(!)周作人。《年谱》民元以前用阴历记载的部分,原是许先生就周作人所记增订而成,周在原稿内即未载入光复会事。在《关于鲁迅之二》里,他更以正面的坚定的语气,积极地加以否认:

但他(指鲁迅)始终不曾加入同盟会,……他也没有入光复会。……以浙东人的关系,豫才似乎应该是光复会中人了。然而又不然。这是什么缘故呢?我不知道。(《宇宙风》第三十期,后收入《瓜豆集》)

因为有这正相反对的两说,遂致研究者纷纭莫定,或从许说,或从周说。前者如平心先生,他在《论鲁迅的思想》一书里,便据《年谱》肯定鲁迅为光复会会员,说:

鲁迅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猛烈攻击者,是民主政治制度的热烈追求者,因此他在辛亥革命时代,对革命怀着渴望光明似的期待,并且一度参加过光复会。(页七二)

当时孙中山,章炳麟等所推动的民族革命运动已经震动全国了。进步的青年都卷入在革命的浪潮中。鲁迅在发表上述论文(按指《摩罗诗力说》)的次年(一九〇八年),即‘从太炎先生炳麟学’,并且加入了光复会。(页一九二)

又如欧阳凡海先生,他在《鲁迅的书》的第五节里,也说:

这年(按指一九〇八年)豫才不但努力翻译新文学,并且直接加入光复会为会员。推翻满清的革命,到这几年已经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概,……革命的怒潮已向着每(个)角落里激荡,是在

这样的时候,豫才便也被卷入光复会里去的。(页七九)

还有胡风先生,在《从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生长起来的》一文里,也说鲁迅曾“加入了光复会”。在附注里,更举出他和鲁迅的一次问答:“周先生加入过×××(原文。当指同盟会)没有?”“没有,我加入的是光复会,不过这件事没有人知道……”(《群众》八卷十八期,后收入《在混乱里面》)这样,除了《年谱》之外,又多了一项直接的材料了。

但另一方面,也有意见与周作人相近的人。如王冶秋先生,在《民国前的鲁迅先生》一书内,便这样说:

鲁迅先生这一时期除了文艺以外,因出入民报社的关系,认识了许多同盟会的人,而与徐锡麟等同组光复会的陶焕卿(成章),也因徐刺恩铭案亡命来东京,因为同乡的关系,常到先生的寓所或民报社谈天。……可是结果先生既未加入同盟会,似也没有入光复会。(《年谱》中作曾入光复会,知堂文中说并未加入,未知孰是。)(页一〇八)

这里虽未完全肯定,但语气上,是倾向周说的。(他说“似也没有入光复会”,不说“似曾入光复会”。)所以下文接着便说:“他对政治组织没有实际的参加。”(页一一二)这显然已是肯定地赞同周说了。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我的意见以为《年谱》所说“为光复会会员”,是符合事实的。

鲁迅之赴日本,是在一九〇二年。自此以迄一九〇九,留日计凡八年。在这期间,国内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武装举义,连年不绝;而东京以活动较便,途程较捷等关系,当时简直成了革命的策源地。排满的各种集会、讲演,时有举行;各种书报,纷纷出版。革命空气,弥漫整个留东学界。在这种情形下,本来就是热情、睿智,旧学新知,都已具有根柢的鲁迅,又得接触各种人物,阅读各种书籍;感故国的飘摇,受异邦的刺激,在思想行为上,自然会发生很大的影响。他在出国以前,即已接受了“维新”的思想,到这时候,便自然地进了一步,接受了民族革命的思想。他遥对着“风雨如磐”的故国,立下了“血荐轩辕”的誓言和决心。

他宣扬与波斯王大战的斯巴达人的战斗精神和爱国主义；讴歌“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拜伦、普希金、裴多菲……诸诗人的“摩罗”精神。他之决意学医，是因为“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预备卒業回国，假医学“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他之放弃医学，改习文艺，是因为后来认清了“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文艺正是善于改变精神的利器。他介绍域外文学，特别偏重俄国和被压迫民族的作品，是想用那些叫喊和反抗的声音来激励处境相类的自己的民族。他往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目的并非专为获取知识，却是“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除了这些荦荦大端以外，还有一些细节，如徐锡麟、秋瑾被杀的消息传到东京后，人心愤怒，同乡会开会追吊，鲁迅也主张打电报到北京痛斥满清政府的无人道。他热烈发言，还坚决地和不主张发电的人争论（《朝花夕拾·范爱农》）。有一次，他从仙台回东京，特地中途在水户下车，去凭吊明末遗民朱舜水的遗迹（见许寿裳：《王著〈民元前的鲁迅先生〉序》）。而且就在留日期间，他便毅然将发辫剪掉了。由这种种，可见鲁迅这时的一切言行，莫不与民族主义精神息息相通。在那时间，在那地点，他实在是有可能实际参加政治组织的。

这里，还值得特别述及的，是鲁迅当时所往还的那些人物。他在努力读书、作文、翻译以外，也和别的留学生一样，一有工夫，“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且介亭杂文末编·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他这时的交游自然是极广的。但他对于那些只知道在会馆里“咚咚咚地”“学跳舞”（《朝花夕拾·藤野先生》），“关起门炖牛肉吃”（《华盖集续编·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的无聊之徒，很看不惯。他所与交往的多是光复会、同盟会中人。如章太炎，是光复会的领袖，道德文章，革命勋业，彪炳一世，鲁迅曾从他问学，这里不用说了。章以外有陶成章，字焕卿，会稽人，光复会的中坚分子，与徐锡麟同为大通学堂的创办人，在江浙会党中极有力量，是清末革命史上重要人物之一。他与鲁迅往还颇密，后来鲁迅在所写的文字中，曾经一再提到他。其一，在《华盖集·补白》内：

徐锡麟刺杀恩铭之后，大捕党人，陶成章君是其中之一，罪状